

韶光易逝 初心难泯

◎ 二〇二一级治安学一区队 陈劲熹

十月的寒风敛去九月的炽热,阵阵冷流如潮水般涌入衣袖,划过面庞,与漫天乌云交织在一起,笼罩着整个志祥广场。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这段尘封已久的话再次被我拾起。此时身着作训短袖的我,内心一阵沸腾,仿佛上一秒,我正拼尽全力穿越一片无垠的沙漠,而这一刻,我已到达了绿洲、回首向来萧瑟之处,狂风仍在嘶鸣,而我不再是那个迷茫的少年。感动,沿着每一根敏锐的神经,在全身蔓延开来,珍藏着这一个月的独家记忆,前方阴霾,豁然开朗。

“要是明天不训练就好了。”同伴正对天叹气,刚下晚自习的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从志祥广场上走过。月光无声地从寂寥的空中洒下,与路灯交汇在一起,成为了我们无言的伴侣。

此刻光与影在我们的牢骚声中此起彼伏,我们知道,明天烈日将照常悬于苍穹之上,耀眼的光芒将刺透整个球场,炙烤每一个生灵。而我们也难免于难,在焦点中心,用每一处肌肤接受烈日的镌刻,每一处毛孔迎接阳光的侵蚀。而身处那样烈日灼心的环境,我最恐于听见的莫过于一句“稍息,立正,军姿定型。”

时光的车轮逆转到军训的第一天,犹记教官告诉我们队列训练从站军姿开始时,我满脸的不屑,因为过去的经验告诉我站军姿等同于放松。但当一双强劲的双手将我的两肩向后拉扯时,不适的紧绷感与我期不期而遇,还未从这压迫感中缓过神来,教官不知何时已拉开了我的双手,随之而来,便是一句:“趴下,十个俯卧撑。”一系列的错误动作使我我对站军姿的幻想一扫而空。

此刻,我正不断地逼近标准动作,脚底却热浪翻滚,自下而上,一层层涌上头顶、烈日依旧,不减锋芒,灼热的阳光疯狂地向我扑来,撕咬着我每一寸裸露的皮肤,密集的汗珠在热流的引导下,不断地从体内渗出,由内而外的钻出每一尺衣物。还未正式进行队列动作练习,身上已描出了一幅深浅不一的水墨画。时间定格在那里,而我也定格在那段时间里,麻木的双脚、重压的膝盖,酸痛的上肢,急待一段悦耳的哨声来了结。

时光荏苒,我们如一粒粒海沙,随军训的哨声潮起又潮落。

近半个月过去了,每天早上的第一课仍是军姿定型。的确,长时间站立军姿枯燥而痛苦。但是任风吹日晒,我仍然坚持了下来。在此期间,我想过放弃,想过退出,那时对明天的迷茫如一个个黑洞将我吸入深渊,但我也一遍遍问自己到底为什么会选择警察这个职业,只是为了一张帅气的警官照,抑或是为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不,这都不足以支撑我踏入川警的大门。当我一次次走过英雄墙时,我似乎看到了一座灯塔于风暴中骤现,它的光芒将一切阴郁都化为乌有。静静地望着英雄墙上的浮雕,恍然间,我明白了警察两个字的分量,穿上这身警服,意味着我将彻底与懦弱、慵懒诀别。

循着龙透关英烈的足迹,我似乎听到英雄墙上的各位前辈正告诫我们他们以命搏得的盛世将由我们来守护。而军训就是磨炼我们意志的最佳途径,正如波特莱尔所说“英雄就是对任何事都全力以赴,自始至终都心无旁骛的人。”而先烈们至死不渝的就是对人民的忠诚。因此,我暗暗发誓:一定要打赢军训这场硬仗!正因为多了这份底气,这份膜拜英雄的自信,即使军姿站到双腿麻木,我也咬牙坚持,一分一秒地挺了过去;即使正步踉跄酸痛难忍,我也竭尽全力,保持平衡,向上抬腿;纵然警务技能动作繁杂,我也毫不懈怠,抓住每一点空隙的时间,琢磨技巧。

又是一个皎月高悬的夜晚,又是同样的伙伴,我们依然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在山顶球场上。秋夜的寒风吹过斑驳的树影灌入我的衣领,我不由得瑟瑟发抖。

“再过几天就要解放了!”室友沙哑的嗓音依稀流露着轻快。而我的内心却五味杂陈,沿着摇曳的光亮,望向了地面,陡然发现操场的泥泞早已使鞋裤面目全非。跳动的思绪来到了主席台前,我仿佛看到了那一遍又一遍突破自我的分列式,听到了绿茵场上撼天动地的呐喊声。夜晚的志祥广场依旧喊声雷动,这熟悉的声音竟唤起了我灵魂深处的感动。

忆往昔,随着肤色的蜕变,那个刚入警校的他乡少年俨然成为成为了一名意志坚定的共和国预备警官,一个月来,有苦也有泪,但与之混杂的,更有与战友共苦,与自我较劲,与上天相搏的一份份激情,一味味香甜。这份人间至味也如此沁人心脾。

这一个月来,我经历了太多太多,但在这英烈庇护的红卫山上,使命与担当、毅力和勇气已经融入我的血脉。这,就是军训赠予我的精神瑰宝。

或许,时过境迁,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青葱岁月,一名警察征程的开始,我会为之感动,更会为之自豪。因为这五味杂陈的经历已成为我的一份独家记忆,留存于时光的长廊里,提醒我戒骄戒躁,兢兢业业。这别致的体验也将以流深静水的形式不断告诫我韶光易逝,初心难泯。

在九秋蜕变

◎ 二〇二一级刑事科学技术四区队 陈麟睿

村上春树说:“我忽然想到,将自己感到的、想到的,就这般原模原样,朴素自然地写成文章得了。恐怕舍此别无捷径。”是了,把这段无可复制的时光原原本本地写下来,或许以后再次翻阅,又是一场新的热泪盈眶。

怀揣忐忑与期许踏入四川警察学院的大门,走过长长的坡,站在这里,川警院的一角,好像从这一刻起,有了集体的归属感。我们从不同的故土奔赴至此,成为海洋里沸腾翻涌的水滴。

换上作训服,背上水壶,踏入尚且还不算熟悉的山顶球场,排成队列,每个人脸上还带着未褪去的青涩。助理辅导员师兄在队伍前列说:“你们要接受一个月的磨练,这样才会在穿上警服时,充满自豪感!”

天还没亮透,白露时节的风吹过时,我们已经开始了新一天的军姿定型。

“张肩,背打直,膝盖往后顶,身体前倾。”每当快要懈怠的时候,教官的声音就会响起,我们忍着肩膀的酸痛和腿脚的麻木调整动作,努力维持原来的姿势。烈日当空,汗水顺着脸颊流下,滴在衣领和胸前,留下一道道印痕。到了最后,痛感都已经麻木,也不记得自己到底坚持了多久。

每一次的军姿定型时间都在不断延长,我们也在这个过程里成长。九十分钟的军姿,乍一听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但就是确实确实的做到了。

在蜕变的路上,每一次看起痛苦的磨砺,都是为了更绚烂的绽放。

偶尔也会有大雨劈头盖脸的砸下来,把每个人都淋得湿透且狼狈。然而拥挤在一起在树下躲雨的时候,

又是真情实感的开心。雨让我们之间无形的屏障消弭,让彼此更加熟稔,更加贴近。

我们在操场,在大梯步,在清晨,在月色里留下一张张合影,在多年以后,也会成为弥足珍贵的回忆。

“我们最终都要远行,最终都要与稚嫩的自己告别,告别是通向成长的苦行之路。”曾经的我也有过散漫与懒惰,有过逃避可耻但有用的念头,也有过纪伯伦所鄙弃的在难和易中选择了易的懦弱。从踏入校园至今,整整二十八天,算来不到一个月,但我已然得到了蜕变。警务化管理规定的守规矩与守时,作为集体强调的不能有任何一个人掉队,这些都在约束我,推着我前进。过程中也有不理解 and 痛苦,骨子里懒惰的因子随时都在叫嚣,但好在我坚持到了现在,所以有了现在的,截然不同的我。

未来,我也会穿上一身藏蓝的警服,也会佩戴上那一拐,也会有属于自己的名牌(铭牌),从而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预备警官。军训带给我的不仅是体魄上质的飞跃,更是一种思想和态度上的转变,从一名刚踏入校园的大一学子,真正适应了预备警官的身份。

清晨七点五十五的晨曦泼洒在山顶球场上,给“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镀上一层温柔而厚重的光。这一幕每天都在上演,也已深刻入我的脑海。不仅仅是即将在川警院度过的四年,在以后从警的每一天,都要对得起今天在这里洒下的汗水,对得起十六个字的誓言,对得起一身藏蓝和永远热忱的初心。

在白露拥抱晚风,也在九秋收获蜕变。

你好,预备警官。



斜风细雨不须归

◎ 二〇二一级侦查学一区队 杨杰韬

在九九的重阳过后,秋雨不断,日子一天天冷起来。一层秋雨一层凉。雨,连绵的雨,尤其是秋雨,最容易唤起人无端的思绪。恰是军训结束,又逢秋夜独步,墨云映水摇寒关,白露垂珠滴秋月。夜间的志祥广场早已不再是白天的人山人海,可当我恍然回首,又听到仿佛有口令步伐声如骤雨抵达这秋之子夜,长久喧响,掩盖满地秋霜。是我恍惚了么?无论如何,现在的我,面对斜风细雨,总不须归。

雨,或为凄寒。透明的雨滴从灰白天空飞落,落在枝头树梢,落在沥青路面,落在漫长坡道,落在志祥广场。悄无声息,土腥气开始四下弥散,向一切生命与非生命传递秋天来临的消息。然而,多数时候,训练并不因这无根之水而中止,我也就常常能看到同窗瑟瑟却又挺拔的身姿。似桃上绒毛挂起晨露,我们的手臂难得在军训中白了一回。天气微寒,斜风细雨。“斜风细雨不须归”是唐人张志和的名句,可此时此刻的我们却并未到达这种悠然的境界——是雨不够大、不够猛?尚未可知——秋雨之初,乃是斜风细雨不“需”归。

继而料峭峭,淋淋漓漓,淅淅沥沥。整日整日的风,整日整日的雨,愁云与落叶齐飞,秋雨共沱江一色。此时的凄风苦雨,让人颇为痛苦。玄衫步履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虽然是斜风细雨不需归,却并非是不愿归。转念一想,这也算是一种锤炼吧。军训的严格、繁琐,内务整理的各种芜杂剪不断理还乱,让人不禁感叹“我的痛苦已经大于我的力量了”。每当

此时,纪伯伦在《论痛苦》中的话语又浮现眼前:“你的痛苦,是包裹着你的知识的外壳碎裂。就像果核碎裂一样,以便将果仁露在太阳光下,因为你们必须理解痛苦。”

训练场如沙场,军队更不会因雨停滞不前。当助理辅导员的皮肤同样黑白分明,当教官同样冒着大雨用嘶哑的声音喊出口令,乃至当穿着蓝色单衣的工友在雨后为我们一下又一下扫开跑道上的积水,当进入餐厅看到姜汤上热气如漩涡翻滚涌动,我理解了,理解了痛苦。我曾知道,“正是你自己选择了你的大部分痛苦”,却不知道,当你感到痛苦,在你的视线之外,有人冒着风雨、不顾自己的痛苦去为你开辟道路。与你同行,斜风细雨不须归。

雨,或不仅仅是“雨”。军训初期,烈日灼心,不见滴水,唯有漫天蜻蜓如急雨纷飞,挑拨着我们军姿定型的神经。这不是自然的雨,却是人生奋斗征程上的斜风细雨。如今回首向来萧瑟处,自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明白了斜风细雨不须归,方才能明白雨的美感。

霏雾朦胧,垂檐点点滴滴,空阶光亮如洗,枝头透绿通碧,同窗形影不离。空山新雨后,山坡上蟋蟀仍在昼夜不息地鸣唱,算不得属引凄异,倒也是奇绝动听。

三旬军训,从此结束,四载藏蓝,由此开始。今后的斜风细雨,我们也不必归去,今后的一蓑烟雨,我们也能一任平生。